责任编辑/蒋楚婷
E-mail:jct@whb.cn

如果爱是杀戮，美就是毁灭

——读三岛由纪夫短篇小说集《上锁的房子》

■谷立立

常识告诉我们，有什么样的经历就有什么样的小说。不过，在三岛由纪夫这里，经历过什么、没有经历过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始终如一的美学观。在他众多作品中，短篇集《上锁的房子》俨然是一种别样的存在：短小精致、自成一体，既独立于长篇之外，又与之相互呼应，展现出完整的、不间断的创作脉络。如果按着顺序通读下去，不难发现一个文学青年的成长史，从最初的稚嫩到最后的成熟，三岛将他所有才华化作文字，赋予其独特的美感。可若是打乱顺序逆向读来，则不难发现三岛美学的最初渊源。

三岛将他的长篇称为“重骑兵”，短篇则是不折不扣的“轻骑兵”。《上锁的房子》可作如是观。集子里大多数篇什写于1940年至1955年间。三岛自述，15年里，他观察世界、思考问题的方式由警句转为内省。以往那个面容稚嫩、汲汲于新感觉派、留恋“薄荷般的雨丝”的少年，放下手中“寸铁杀人”的利刃，手提重剑，渐渐逼近日益崩坏的道德核心。毕竟，一味模仿王朝时代的“雅文”，终究是小孩子的把戏。随着年龄、阅历的增长，作家终会回到现实的土壤，以更加内敛、厚重的笔墨去描摹他的现实。好比一所“上锁的房子”，三岛转身拿起自己的世界观，“咿呀”一声关上房门，留给我们一个封闭且自盈还是滞重，他一生沉迷的美学观并未有丝毫改变，而是被原汁原味地封存起来，不曾漏下一滴汤水。年复一年，他在隐秘的房子里，以同样隐秘的方式生根萌芽、开花结果，也才有了后来文风圆熟的三岛。

与同时代大多数作品一样，《上锁的房子》的核心是战争，以及战后日本的浮世群像。这是1948年，距离日本战败不过区区数年。他和他的人物就发现世界变了，变得全无美感、劣迹遍地。“黑暗的、悲戚的情绪高悬于城镇上空，宛若火葬场的炊烟淡淡地笼罩着大街”。人们服从于龌龊的需要，得过且过，不仅远离了古典主义美学观，还将赌博、欺诈、自杀当作生活正道。比如《慈善》，通篇皆是苟且，哪里有什么慈善？战后，年轻的康雄重返日本，过起了典型的双重人生：白天是为了“面前无限连续不断的食事的连锁”劳作的小职员，与早已嫁人的前女友幽会；夜里参加爵士乐团，和清纯的女歌手有了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情感。

在这里，不难发现一个羞耻感尽失的小人物。因为没有

《上锁的房子》
[日]三岛由纪夫著
陈德文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罪恶，所以没有神经；因为世界背叛自己，所以必须背叛世界。当然，谁也不能指望这些被背叛的人儿，会在他们的后半生抱持着同样一颗赤心，与世界真诚交往。因为这样的人生注定沦落，且是“健全人的沦落”。战后日本有多少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被无道德的大环境所包无从知晓。但至少在三岛笔下，沦落无处不在——既然身陷其中，又如何能装作视而不见？于是怀着痛惜之情，逐一写来，似要将小说变成针砭时弊的修罗场。在谈论创作时，三岛说，“描写小资，片刻也不能忘记使用侮辱的笔墨”。因而，侮辱就成了《上锁的房子》唯一的主音。《讣告》里精于算计的金融局长、《怪物》中沉迷作恶的没落贵族、《江口初女备忘录》有靠外国男人发迹的交际花、《上锁的房子》是和男主人私通的女佣……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所有人“带着一副难看的脸色，信心百倍，兴高采烈地生活着”，所有行为都成了自我“辩疏”的工具。

虽说“天下无道”久矣，可三岛毕竟不是教化世人的智者，他一生执著的无非是一个大写的“美”字。只是，要讨论美何其艰难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。《祈祷日记》一篇，生病的女孩康子有一个装满小粒粗制珍珠的宝石盒子。日光之下，宝石现出“美丽的葡萄紫、青蓝色和绯红色，闪闪放光，美艳无比”。然而，三岛的日本表面上平安无事，实际上俗恶不堪，不仅欢愉的男女关系成了事务性的玩意儿，就连耀眼的珍珠也被廉价的彩绘玻璃所取代。和《金阁寺》一样，《死岛》讨论的是对失落的美的追寻。26岁的青年次郎念念不忘曾经“丧失的东西”，于是离开家乡，到海上追寻未知的美景。可谁知，看到的却是从未存在过的幻觉。

何以如此？三岛一语道破天机：“精密的诡谲往往可以使我们放心地主动将幻影托付其中——那就看不到永无餍足的单纯的深味了。”由此，我们看到了美的幻灭，也看到了三岛招牌式的“暴力美学”。他告诉我们：“人对于爱和残虐的嗜好，完全是同一种东西。”意思是说，爱必须回归于杀戮，因为爱到极处是残虐。那么美呢？如果这个龌龊的世间已不配拥有美，我们怎么能放任曾经美丽的一切被恶行践踏？唯一的解决之道当然是毁灭。就像《金阁寺》，当至美的楼阁沦为丑陋的附庸，是守着污水烂泥继续沉沦，还是以侮辱回馈侮辱，以无道德反哺无道德？或许，毁灭才是最大的“慈善”。于是，从《上锁的房子》《金阁寺》，到《天人五衰》，我们看到了同一个三岛。很快，我们又看到了同样的毁灭：在他满含轻蔑、侮辱的语句中，整个世界瞬间崩塌，连同举目可见的恶、遥远时代的美，甚至还包括他自己。

足的空间。然而，不管文字是轻裹，渐渐沦为无道德的人，我们深知美艳并非长久之物。战后

文学的力量来自直面人生

——读宋小词中篇小说集《直立行走》

■苏北

宋小词生于“80”后，今年大约三十出头的样子。她在“80”后作家群中，应该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个作家。我先后读了宋小词的一部分中篇小说，感到十分温暖而振奋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读了她在《当代》拉力赛获总冠军的中篇小说《直立行走》，看后非常震惊。我第一个感觉是：不简单。再有一个感觉：准确。人物拿捏准确，语言朴素准确，而且还生动。这部小说看完，我回想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。想了半天：没有。之后我又读到她的另一部中篇《血盆经》，读完，依然一个字：好！

《血盆经》相对于《直立行走》，完全是两种气象。一个直面现实，是城市题材；一个婉转温润，写的是乡下，当然依然也是现实题材。读《血盆经》，不由想起萧红笔下的《呼兰河传》，当然它们是不相干的。但是文学就是这么神奇，它为你提供的意象，也是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的。宋小词也写爱情，但她不专门写爱情，她只是写人物关系中的爱情，而且她写的爱情充满了无奈和荒谬。

此后的一段日子，我便逢人说小词，一直说到宋小词的中篇小说集《直立行走》出版。于是我又读到了《天使的颜色》和《滚滚向前》两个中篇。

宋小词当然是写当下的。她的小说多直面人生，现实感很强。她不专门写故事，但她小说中有故事。宋小词的小说真是在“说”，而不是“写”。她很少描写，对话也很节约。她就那么或舒缓或急切地说下去。她说得很有张力，当然是口语，当然是短句。宋小词的小说让人记挂，你看了几页，就放不下，就会念着这个人物：后来怎样了呢？过了很久，你都会再拾起这部小说看，不像有的小说，放下就放下了，你看一半丢下也无所谓。

宋小词基本是本色写作。她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多为女性（当然也有例外，如《血盆经》）。她的题材多是都市的，但都市的一头连着乡村。

读完《天使的颜色》，我在文后批道：一个非常现实的题材，一个最平凡而真实的题材，一件人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事情。最普通的情感和最现实的处境，宋小词把握得很好，而且她给这个最普通的故事起了个浪漫的题目：“天使的颜色”。这也可以说是这篇小说的“眼”，使这个最常见的、普通人世间千千万万人都会遇到的贫困与生存、疾病与求医的故事有了文学的意义。

《滚滚向前》又是另一番气象。这是一个篇幅较大的中篇，宋小词就那么说下来，说得很动情、很温软，真是一番“滚滚向前”的样子。杨依依是一个很生动的人物，有主见、有担当，又十分可爱活泼。宋小词说《滚滚向前》是早期作品，现在都羞于提起，我倒觉得不必。我无端觉得，杨依依身上有作者本人的人格理想，杨依依的个性无形中显露出了作者的个性人格。我读完全篇，眼睛都湿润了，我为杨依依加油，为杨依依鼓劲：杨依依，好样的。你是一个有心性又勇敢的女子，你一定会成功的——读了一篇小说，能写下以上这么一段话来，而且是不知不觉的，你能说小说没有力量么？

宋小词的小说其实名字起得都挺好。《直立行走》富有象征意义，只有动物才是爬行的，而武汉土著周午马的生活目标就是从鸽子笼一样的窝棚里爬出来，过上人一样的“直立行走”的生活，把有点卑微（在杨双福面前还有点高傲，有点泼皮无赖），有点可怜、有点无奈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人生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在宋小词的小说里看不出多少技巧。她的小说没有这个那个“主义”，要说有，就是现实主义。她是很扎实的。叙述扎实，人物扎实。无技巧为最高技巧，宋小词看似无技巧，但她还是经过一番努力的。

宋小词出生在湖北松滋县一个叫沧水的小镇。那里有个大湖叫沧水。我想那里的鱼一定很多。宋小词天资聪慧（她反应很快）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学教育。她们家世代从医，到了父辈弃医从教。她父亲是乡里少有的大专生，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，母亲虽然文化不高，但会唱戏，在当地是响当当的文艺骨干。这些都影响了宋小词的少年时代，她很小就开始阅读了，当然是从童话开始的。她阅读过很多古典

《直立行走》
宋小词著
东方出版中心出版

名著，《聊斋志异》《三言二拍》等，当然也读《红楼梦》，八九岁时学林黛玉把家里桔园的柑橘花捡了装进布袋里埋起来，还被父亲打了一顿。16岁出门上学，用整整一个学期，一字不漏地把《红楼梦》完整地读了一遍，她说读完感觉自己人都变了，变得多愁而敏感，细腻而好疑，孤高而自大。其实，此时文学的种子早已埋入了她的心头。成人之后当她开始学习文学创作时，她又读了许多世界名著和当代作家的作品，为她的创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。2005年，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《晚妆》首发于《芳草》杂志，由此拉开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。十多年来，宋小词已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二十多部中篇小说。

宋小词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，他们大多很鲜活，读过了，就记住了他们，仿佛生活中真有其人似的。我愿意向宋小词书中的这些人物致敬，他们是：周午马、杨双福、何旺子、起亮、南音、杨依依……当然，还包括《血盆经》中的菊香婶子。她虽然着墨不多，但活灵活现，很是生动。